

等待的女人

吉行淳之介／著
李永熾／譯

譯 序

李永熾

恒煒主編時報「人間」副刊的時候，一天，我們相聚閒聊，他突然問我：「不能替人間副刊譯一系列五千字以內的小說？」他說，目前小說閱讀人口已日益增加，小說創作家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如果能在這種情勢下，藉副刊廣泛的影響力，將各國的好小說介紹進來，不僅可以擴大創作者的視域，也可以讓讀者鑑賞不同國家不同作品風貌的多樣性。恒煒的話立刻讓我想起了日本近代小說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外國因素。日本自明治年間以來，舉凡成名作家，莫不受到外國作家如杜思妥也夫斯基、普魯斯特、托瑪斯·曼、卡夫卡、沙特等人的絕大影響。他們把外國作家的血脈與技巧融入自己的風土與心性中，創出了個人特有的風貌。

我接受了恒煒的提議，他也給我莫大的選擇自由，任我自由選擇。既然我的本行是日本史，選譯的對象自然以日本為主。當時，我正注意日本文學中自我與社會的關係，也注意到日本都市文學的狀態。於是，在選擇的構想中，擬定了兩個方向，一以介紹日本都市文學為主，這方面以吉行淳之介的作品為重點；另外一個方向為了展示日本近代文學的多樣性，預備每位作家選譯一篇或兩篇作品。於是，我按照這個構想開始著手，第一篇譯稿——吉行淳之介的「藏青色的果實」就刊登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人間」副刊。恒煒把這類小說取名為「掌中小說」，頗為名實相符。

「掌中小說」陸續刊出後，圓神出版社簡志忠兄要我輯錄為書。志忠兄的好意，我當然樂於接受。於是，依照原先的構想，將吉行淳之介的「掌中小說」再配上一些他篇幅較長的短篇小說，先行出版，而以其中的一篇作為書名：「等待的女人——掌中小說及其他」。

吉行淳之介，一九二四年生於日本岡山市，一九四五年入東京大學英文系，翌年從東大自動退學，擔任雜誌記者，並從事小說創作。一九五四年以小說『驟雨』

榮獲「芥川獎」，奠定了作家地位。從此專事寫作，曾先後以『暗室』榮獲谷崎潤一郎獎；『提包裏』獲讀賣文學獎；『黃昏前』獲野間文學獎。

吉行的作品以描寫都市中的人間百態為主，極注意人在日常都市中因卑微與挫折而引起的心裏感覺，以及心理感覺中所展現的孤獨感。在這種情狀下，他往往以男女間的「性」關係作為克服外在挫折與孤獨的根源，並以此為充實內在生命的救贖基礎。因此，他的作品中通常沒有複雜的人際關係，只有單純的男女關係。換言之，他藉單純的男女關係來陳述都市中個我的失落、孤獨以及救贖。為了與此相配，他的作品底蘊往往顯得哀切、清冷，也喜歡用顏色來顯示人的心情。

吉行作品中常出現夢。吉行的「夢」似乎不是佛洛伊德式受「超我」壓制變形的「夢」。他的「夢」看不出受外界壓抑的痕跡，可說自成體系；怪異、不可解兼而有之，這豈非顯示人類內在自我的不可解與難以捉摸。

在吉行的觀照中，人的自我似乎由外在與內在兩種自我構成。外在自我勢須與社會發生關連。但由吉行看來，在都市這個社會網絡中，自我卑微而無色（或石膏色），是挫折的連續，因此是無力的，難免陷於孤獨；有而且只有「性」，才能把

人的自我從孤獨中拯救出來。另一方面，在孤獨中，人對社會的抵抗往往也只出於「性」的遊戲，如『假唐璜』和『暗室』即明顯表示此一徵象。至於內在自我，在吉行看來，一方面似乎通往深沉的無限，如本書的『考試』；另一方面似乎又受軀殼的限制，大有無路可通之感，如『花園』。

若以空間論而言，本書中的『娼妓的房間』是一篇非常好的範例。娼妓街外的世界是一正常的秩序世界，代表外在自我與體制社會的關係；而娼妓街則是一個受體制社會排斥的非秩序世界，但卻又是在秩序世界中受創者療傷止痛、供應生命情懷的根源地。但這種地區永遠被視為污穢、混沌之所。所以療傷之後，必然渴望脫離，重歸合理的秩序世界。這也許就是這類場所的宿命歸結。吉行的這篇小說充分點出了此一徵象。

吉行的作品形式雖然單純，蘊涵卻非常繁複，實在值得體會細觀。如果只注意到其中所描述的「性」關係，就未免將它過於矮小化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

目 錄

譯序·····	一
娼妓的房間·····	一
輕脆的骨頭·····	二七
晚霞的顏色·····	三七
鳥獸蟲魚·····	五九
鬧鐘·····	九三
考試·····	九七
那是誰·····	一〇一
死去的士兵·····	一〇五

牙齒·····	一〇九
那條魚·····	一一一
花園·····	一一七
黑暗的道路·····	一一九
等待的女人·····	一二七
藏青色的果實·····	一三五
老房子·····	一四一
百公尺的樹木·····	一四九
樂音·····	一六一
小石·····	一六五
藥·····	一七三
超級明星·····	一七九
都會的雪女·····	一九一
三個警官·····	二〇七

娼妓的房間

那天，我從壁櫥角落找出滿積塵埃的大學制服，穿在身上。已經一年沒穿了，我已經不是大學生，因為找到一家雜誌採訪記者的職位，就開始以自己的手養起自己的口。很偶然，我在那家公司找到了打工的機會，一天，社長對我說：「離開大學做個正式職員，還是停止打工讀完大學？希望你能從中選擇一項。」我毫不猶疑，決定不再做大學生。不過，並沒有向校方提出退學申請書，所以大學裡應該還有學籍。

但是，套上一年沒穿的制服，我的軀體頗覺不適，我搖晃一下各處的肌肉。對着鏡子看，軀體的確沒有很合適地放進制服裡。在我看來，彷彿到社會上工作，成

爲大人的那一部分已溢出制服之外。我伸直腰榦，緊閉着嘴，眸中漾着拘謹的光芒，期望能適合這套學生制服；調整表情和姿態後，便走出公寓。

我有採訪的工作，要到有貪污風聲的大臣公館去採訪大臣夫人。不見大臣，而去見他的夫人，主要是因爲她是異乎尋常的女中豪傑，傳出許許多多風言蜚語，比大臣更了不起。夫人以討厭記者聞名，很難從玄關進入屋裡，所以必須先擬定一些對策。我收集和夫人有關的種種流言；在腦海裏描繪夫人的輪廓，然後決定穿學生服去見她，因爲這套學生服屬於在俗世間能獲得信任的大學。而且，有一種傳言深烙我腦海中，說夫人熱中骨相學，言及於此，會不由自主移膝傾聽。

把一些雜事辦完後，站在大臣公館玄關前，已是黃昏時分。我向來不慣見陌生人。玄關沉重的門扉在面前緊閉，我鼓起勇氣，伸直手指按鈴。門鈴的聲音在廣闊邸宅內微微響起。

「我想拜望夫人。」我把名片遞給出來應接的下女。下女退下，夫人隨即手指挾着我的名片出現。

「有事想請教一下。」我以學生的口吻和表情說。夫人從頭到腳打量我一圈，

看領章，望西裝扣，然後打開客廳的門。

「太太的骨相學是淘宮術嗎？」

我立刻把話題帶到骨相學方面。戰爭時期，我曾研讀淘宮術這一流派的骨相學。當時，我完全不相信別人說的話，只注意他把話放在舌上，從口中流到外頭時的表情。因此，我才學骨相學；倒不如說是爲了向四周的人表明我不相信人家的話，來得比較正確。

所以，我對大臣夫人的詢問不會顯得很外行。夫人逐漸開始熱中起來，不停說下去，幾乎沒有我插嘴的餘地。夫人的唇邊蓄着白沫，話題追溯到古老的時代。

「那時，澤庵和尚猛然睨視對方的臉孔……」夫人配合身勢把視線盯在我臉上，可是卻以那姿態突然停下不說。那姿態瓦解後，她才從桌上拿起我的名片，緩緩觀看。我的名片上沒有寫上雜誌記者的頭銜，但左角印有小小的公司名稱和住址。不久，夫人猛然怒吼。

「你是記者吧？以爲是大學生了，才出來相見談話，竟談起面相來。你到底來幹什麼！我最討厭記者，連人家的起居室都要窺探，還寫吃什麼什麼！快回去，

快！」

夫人起身走到我椅子旁邊，作出逐客的姿態。我只好放棄從夫人那裡引出話題，站了起來。我在玄關穿鞋，夫人依然催促：

「快，快回去！」

打開門，走到門廊的刹那，頭頂上的電燈熄滅了。按開關的聲音很響。

「這是常有的事。」

我自言自語，試着浮起笑容，想把對方的立場和自己的立場並列比較檢討，來恢復內心的平衡。可是依然留下了屈辱的氛圍。

我走到市中心的街道，在車站前攤子喝了一點酒。不久，自以為恢復平衡了。走出攤子，我的腳自動向娼家林立的地區行去。

秋子佇立店前的姿容映照眸中。她期望絡繹不絕走過去的男子會看到她，停在她面前。我直往秋子那邊走去。

我向秋子示意，走進去，跟在她後面進入她的房間。在房間裡相對而坐的時候，她輕聲說出的話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看來很像被拔掉毛的雞啊。」

「誰？是說我嗎？」

「欸。」

「說得太過分了。」

「一直都是這樣啊。」

「一直？」

「欸，進入我房間，一直都是這樣。回去時，還像個人。而且，在這當中，我總會受到欺負。你只有在有煩心的事的時候，才到我這裡來吧？」

我默然沉思。我打算把煩心的事從身旁驅逐出去。我有意拒絕接受這種說法：受痛創的男子走進受痛創女人的街道尋求安息；而且故意裝出醉漢爲放蕩之心所驅，搖搖幌幌走進花街的模樣。可是，由於秋子的話，這模樣很快就垮了。我映照在秋子眼中的模樣逐漸浮現在我腦海裡。我以彎背伸腿的走法向佇立店前的秋子走去。用雞被拔掉毛的模樣，走進她的房間，猛然變得很兇暴，啃噬着她的軀體。

我本來不打算對秋子的軀體施加兇暴之力。秋子說出真相，我想：大概是這

樣。我也許爲了要確定自己還活着，才向她的軀體撲過去；也許讓被壓抑的怒氣向秋子的軀體爆發了。

那天，我靜靜讓軀體依偎着秋子的軀體。我想，這很像兩隻受傷的野獸相互舔着傷口，黏貼在一起，彼此傳送着體溫。秋子也靜靜接納我。我沒有開口說話，但已經跟她的軀體展開了許多錯綜複雜的對話。施加粗暴之力時，許多不能了解的語言從她的軀體傳到了我的軀體。

從那天以後，她不在時，我總覺得很寂寞；她不在身旁，我總會湧起難以排解的感覺。她軀體的每一部分都用各種不同的表情向我陳述。乳房和乳房間描繪出各種曲線的溝渠表情，還有扭動脖頸時鎖骨下形成的淺窪表情，一一浮現眼底。我站起來，向娼家林立的街道走去。

一腳踏入那地區，對那些並排行立在毫無情趣、花哩花哨娼家門口的女人，我都懷着一種親切懷念之思。我走向秋子房間的模樣應該找不到一絲內疚與慚愧才對。我已老老實實融入這地區了。女人對我很溫柔。有男人直接走進一個娼妓的房

間，似乎是讓她們湧起親切之情的原因。

「偶爾找找別的女人，怎麼樣？」也有女人會出聲這麼說。

在這街道行走，各種聲音交錯流入耳朵。

「繞一圈，再來吧！」

這種聲音飛入耳朵時，我只有苦笑，因為我想起了那天午後之事。那天，我因事拜訪某先生。出來應接的下女擋在玄關上，說：

「先生還在休息，請你在附近繞一圈，再來吧。」

這種不快感在踏入這街道的剎那，就應該從身上抖落了。我不是以被拔掉毛的雞，而是以人的形姿走進秋子的房間。我找到了安息之所，自己也以為如此。在秋子的房間，我應該可以恢復內心的平衡。但是，這也持續不久。

因為秋子自己讓我內心的平衡錯亂了。

一天，我到秋子的店裡去，她浮現曖昧的笑容，面對着我說：

「真糟糕，以為你今天不會來呀。」

前一天，我才到秋子的房間去。

「沒有空嗎？」

「那倒不是。」

我不知道她煩惱的原因，我問她，她也仍舊只展現着曖昧的笑容。可是，碰到她的軀體時，我發覺，她的軀體已疲倦至極，不再把言語傳達給我。秋子的眼睛一直都像環繞在淡紅色的霧靄中，慢慢濕潤起來。可是，那天，只像玻璃珠一般，嵌在眼窩裡。

「要是知道你會來，就不會疲倦。」
我了解。

「黑田來過了？」

她告訴過我，黑田這個中年人是一個不惜爲她花錢的熟客。秋子利時有點猶疑，隨即回道：

「不，是不認識第一次來的人。」

「不認識的人？」

我突然焦躁起來。以前，我認爲，到可以用金錢交易的女人那裡，到自初即知

會與許多男人共同擁有的女人那裡，可以使我的感情避難到安全的地方。我知道愛女人的辛酸。如果現在的生活再加上了這種辛酸，我可能會支持不住。到秋子的房間時，我竟蠢得認為自己已置身安全地帶，可以跟她維持關係。

這種焦躁感竟然直接和嫉妬連繫在一起。

學生時代，我曾愛過一個有未婚夫的女人。一天，訪問她家的時候，有一雙紅皮鞋甩在玄關的水泥地上。脫鞋進入屋裡的人比我早到一步。那雙鞋沒有排整齊，鞋尖指着屋裡，甩置在那裡；以熟悉隨便的形式留在水泥地上。我不曾見過她的未婚夫，但已直接感受到那雙紅皮鞋先前支撐的軀體就是她的未婚夫。由脫鞋的方式顯示，他和她家庭的親密程度比我更深。那時，我對那雙紅鞋感到強烈的嫉妬。

但是，這回秋子是娼妓，嫉妬竟然從不同的地方開始向我襲擊過來。

我搖幌秋子不動的肩膀問道：

「是怎麼樣的人？個子高大？還是水手型的漢子？或者是犂角選手般的人？」

「是普通的男子。」

「比我的時候更疲倦？」

秋子仍舊浮現着曖昧的笑容，靜默不語。

我離開秋子的房間。道路上依然有許多人行走。這市街有幾個十字路口。我在其中的一條駐足，放眼觀看市街的風景。

道路上，許多移動的軀體全是男人的；兩側建築物的側腹都有長方形烏黑的入口，佇立門前的全是女人的軀體。在這地區，那不足為奇的事情反而異樣地向我心逼來。如果在那任意佇立的軀體前停下，那軀體就會把停住的軀體引進密室中。而且，在被引進的軀體下，那軀體會輕輕易易地張開雙腿。

在這地區以外的世界，第一次相會的兩個軀體在達到這個狀況前，必須經過種種歷程。這歷程本身附有各種不同的故事。在這歷程中，我以前所體驗的嫉妬之情，只跟各種不同的小事有關。可是，現在，我站在十字路的角落上，一面放眼觀看眼前擴展的風景，一面開始被與過去不同層面的嫉妬心所啃噬，我沉溺在妄想中。讓秋子疲倦的陌生男子的軀體逐漸推開她的軀體進去；不知停頓地推開進去。新的肌肉被推開了。我知道自己的軀體。我認為，秋子體內我所不知道的部分不會太多，也許只有一小部分，然而這微小的暗黑部分卻在我眼前，在我的心中無限擴